

## 夕花朝拾 >>>



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车少，开车的舒服了，坐车的可就作难了。



## 老马坐车

□杨守智

眼下，路越修越宽，车越来越多，真叫开车的人怀念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公路虽然像猪尾巴一样又细又弯，但一天到晚路上就看不到几辆车。可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车少，开车的舒服了，坐车的可就作难了。

老马是洛宁县一山区高中的校长，当校长就免不了要到县城开会、办事儿。老马所在学校距县城有 100 多里地，翻山越岭要走一整天，何况山里还有野兽出没，所以那时出门能坐上车，就像现在能开着宝马出门一样令人向往。

老马去县城，搭车的第一目标自然是客车。由于地处山区，人员流动量小，县里一般十天半月才往那里发一趟客车。说是“客车”，其实发来的多是卡车，一来客车太少，二来卡车走山路更方便。为了给卡车和客车联上姻，人们就给这种卡车起了个名字——代客车。这“代客车”和卡车的唯一区别是，在卡车的后屁股上搭着铁梯子，以方便来客上下。

老马学校所在地是个中途站，代客车发车的间隔又长，所以车到他们这一站时往往车厢里人已挤扛不动。这种情况下代客车是遇站不停。好在距学校不远的那家小饭馆是司机和

售票员的“定点饭店”，这就为老马施展“智慧”提供了条件。

到饭馆里吃饭，那时可是只有司机、售票员这样有“身份”的人才能享受的，车上可能也有个别人能享受得起，但考虑到下了车不知是否还能上车的严重后果，也只好站直了在车厢里严守阵地。

这个时候，老马就会溜进饭馆，站到离司机、售票员不远的地方，竖起耳朵听，听到要听的内容后，再悄悄退出来，点上根烟在车的附近等。

等到司机和售票员吃饱喝足了，一出门，老马就快步迎上去，非常热情地说：“秀琴（当然，名字随人而改变，这也是老马进饭店要听到的唯一内容），真是巧，今天咋是你来卖票？”

通常，售票员都会一脸疑惑地问他是谁，老马就说：“看看，隔得远了咱恁亲的亲戚都不认识了，我是老马呀。”见售票员还是满脸疑惑，他就说：“咱这亲戚还近着呢，是一个爷，你爸妈没给你说过？不会是怕俺住在山沟里不认俺这穷亲戚吧。”

话说到这里，问题马上迎刃而解——车上再挤，也要挤上老马，不然车不开。

这办法老马屡试不爽。有时费好大劲儿挤

上了车，车上也有人问老马是否真和售票员是同一个爷，老马就会小声地说：“真是同一个爷，同一个老天爷。”

老马坐车的“智慧”，当然不止这一招。代客车本来就不定时，要是遇到雨雪天，干脆就不来了。可是有时事不等人呀，于是老马就打过路货车的主意。

他还是来到小饭馆，一见有司机停车进饭馆吃饭，老马就赶紧爬上车去，在货物中间找个地方稳稳当地坐下。司机一出来，见车上平白坐了个人，自然大怒，呵斥他下来。而老马呢，这时绝不说话，只是坐着不动。司机越说越恼，往往会爬上车去把老马揪下来。

被揪下来了，老马就要说话了：“师傅，你骂也骂了，训也训了，还把我揪下来，我不是啥也没落着？我看这样，要么你出了气，让我坐车；要么你站这儿，我把你刚才说我的再对你讲一遍，你总得让我两头落一头吧！”

司机往往被老马给说愣了，老马于是趁这个机会递上一盒烟，说说自己赶往县城的迫切性，这车往往也就坐上了。遇到对脾气的司机，老马还能坐到驾驶室里面。

## 留学纪事之巴黎蜗行

## 蜗行趣事

□张易喆

## 异域见闻 >>>



我们风雨兼程吃到的蜗蜗牛，竟在遥远而美丽的中国宵夜小摊上比比皆是——像极了十几块钱一斤的红烧田螺！

在英国的第二个圣诞假期，有好多事情等着做。索性，赶在开忙之前，约上 3 个好友，悄悄奔赴巴黎。

4 个大男孩儿，这一路，自然妙趣横生。

如果有人跟你说起法国，首先在你脑海里闪过的三个影像中必然有一个是“法国大餐”。这名号实在太响，有时甚至让人忘却了它竟真实地存在着，所以来法国，这一餐无论如何是少不了的。倘说起法国菜，“法焗蜗牛”肯定是首先让人想起的美食。然而，这一路巴黎行，我们 4 个人为了寻找“蜗牛”，着实经历了千辛万苦。

第一天，午餐选在了香榭丽舍大街上一间古朴的法国餐厅（后来才知道，这是巴黎一家顶级餐厅）。法语菜单看得人云里雾里，服务员的英文也烂到云里雾里，我们怕麻烦，干脆挑了几道服务员听得懂的英文菜名，于是错过了法焗蜗牛。逛到晚饭时分，4 个人早已人困马乏，一是怕找不到合适的馆子，二是怕法餐没法填饱饥肠，于是就就近找了一家中餐馆解决问题。

第二天，同样的饥饿循环。

第三天，4 个人立下毒誓，无论如何也要吃到蜗牛！出门前，我们特意到酒店前台问服务员“蜗牛”用法语怎么讲。可是，他的英语

词汇太贫乏，描述未果后，我们竟不约而同地表演起哑剧“蜗牛”。表演结束后，那位俨然蒙了的服务员终于在一张被我们画得很像风车的蜗牛图上找到了答案。他先是一阵兴奋地“之乎者也”，接着用两根手指在桌面上模仿蜗牛爬行的缓慢动作，问我们是不是要吃“这个”。目目相对，顷刻间闪过一道灵感的火花。于是他大笑起来，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法语；我们也大笑起来，用中文说着：“哎哟，你才明白！”

上帝创造不同的语言，是为了让人们无法交流，从而阻止人类建造直通天堂的通天塔。然而上帝忽略了一点，即使有着语言的鸿沟，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人类还是可以用手势、图画等各种方式交流，比如，在饥饿的时候。

有了他帮我们写的法语焗蜗牛（ESCAR-GOT）的卡片，便有了吃蜗牛的坚定信念。终于，在游览了凡尔赛宫后，我们在一家地道的老式餐馆里吃到了传说中的 ESCARGOT。一份 6 只，装在四四方方的小瓷盘里，米白色的外壳比常见的蜗牛大许多，壳口处涂着貌似抹茶的颜色酱汁。透过这层朦胧的绿，在那坚硬的外壳中，静静地躺着我们历尽艰辛所追寻的法焗蜗牛。

大家拿起相当专业的吃蜗牛工具，破壳，

取出那神秘的蜗牛肉——“一粒”被焗黑的固体，不约而同地将它放入嘴中……几乎同时，我们差点没哭出来。原来，我们风雨兼程吃到的焗蜗牛，竟在遥远而美丽的中国宵夜小摊上比比皆是——像极了十几块钱一斤的红烧田螺！更准确地说，倘若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宁愿选择那美丽的红烧田螺。

也许是我们没找对地方，也许是味觉的差异让我们无法欣赏它。然而，这种差异终究要归结到文化。其实，一样事物的存在，离不开滋养它的土壤。法国人吃蜗牛吃得神魂颠倒，是因为这道菜对于他们有太多的情结，有太多的回忆，也许是家乡的小路上散发的泥土芬芳；也许是母亲煮菜的绵绵回味；也许是和邻家玩伴一起分吃时的欢声笑语；也许……然而，当把这些情愫撇开，生生地让 4 个外国人品尝它时，吃不出其中的真谛也有情有可原了。就像中国的白酒，倘若我们不谈李白，不聊月光，不论友情，不说回忆，只是生生地喝，那么，咽下的不过是一口辣嘴烧胃的白水而已。

在法国吃蜗牛，终究只是一桩趣事，当我们回头再看时，这趟旅行的回忆便像是 4 只蜗牛停走走留下的脚印。索性，就将这篇游记题为“蜗行”。

## 闲读偶记 >>>



寻常生活有一些精致和优雅也是未尝不可的，那是尘世里的亮丽色彩，会使得生活更加生动。

《儒林外史》中写了许多当时的寻常生活，比如写南京城在每年四月半后，秦淮的风光越发好了，乘船游赏的人在船舱中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摆着宜兴紫砂壶，还有细瓷杯子，烹的上好的雨前毛尖茶。寻常人家已这般讲究，难怪杜慎卿感叹“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两个挑粪桶的人干完活后，还相邀着去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夕阳，真是处处雅致。

《红楼梦》里写到吃饭饮酒的器具，也极讲究。比如螃蟹宴上作菊花诗，林黛玉要饮酒，她“拿起那乌银梅花自斟壶来，拣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杯”，丫鬟要给她斟酒，她说要自斟才有趣儿。那个“海棠冻石蕉叶杯”置于唇齿间的感受，一定是很美的。

## 那时的优雅

□王吴军

把日常饮食从口腹之欲提升到精神享受，是古人的一大创举。关于日常的生活用具，明代才子袁枚说：“美食不如美器。”宋时官窑和私窑日渐增多，精美的瓷器纷纷出现，它们薄如纸，细如玉，逐渐走上了百姓家的餐桌。现在，全聚德老店里依然用青花瓷的餐具，盛上鲜嫩的鸭肉，还有青碧的黄瓜和葱叶以及玉色荷叶饼，清爽而生动，悦目而赏心，若是炎暑季节，这样的食物和器具不仅能驱除暑热，增加食欲，更是一种美的展示。

可惜的是，传统的文化随着国人生活的粗鄙而日渐衰落，以致今天有些人却要从西方人那里重新追忆往昔优雅生活的影子。不过，也有追寻文化传统的，台湾的年轻人将文房四宝变成调味盘，这创意的确不错。想一想，从砚台一

般的调味盘里夹起一些菜肴，慢慢放入口中咀嚼，美味仿佛有了王羲之书法的韵致，定然回味无穷。

芬兰的建筑大师和设计师奥托说：“每天要用的东西，更应该合乎人类的感觉。”合乎人类的感觉，就是带给人的那种最美妙的感觉。

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乏精致和优雅，寻常百姓也很讲究居室的格调和器具的精致，民间生活里弥漫着优雅的气息。比如明朝的皇宫里虽然严格保守着制造景泰蓝的配方，但景泰蓝还是流入了民间。

寻常生活有一些精致和优雅也是未尝不可的，那是尘世里的亮丽色彩，会使得生活更加生动。